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一名二十唯識順釋論 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七
論曰復言處時定如夢者謂如諸覺
雖無其境共許有定若時決定而有
方處見村園等復有定時現前可得然
非彼有斯言為顯雖有決定時處之
覺而無境故彼於他成因无用故即
彼因去諸无境者便成時處不決定
故由斯道理既有其定故知所言彼
之決定非顯有言欲令成彼境无非
有不應道理此即全無宗之過也又
成立時能有功能有功能說所立既
無能立非有能遍无故所遍亦無方
能與他出其宗過猶如於秤无其重
故無別有分此既共許說無重故便
捨別物然非於此翻彼便成時處定
故能得成立令境是有無隨成故猶
如耳識所聽聞性不能成立聲是其
常雖无不聞性然不遮無常他所成
立外境是有今欲顯其是不定因縱非
外事於情亦復見其時處有決定義

有說由心惑乱遂乃便生時處定解
然於夢中无其實境決定可得故世
共許如何將此比餘定事為作過耶
若此夢想欲同覺者理應夢心便是
錯解斯則但是判在自應而為嚼咽
實不能知他之本意非是他不許事
於此更令量其差别而難於他成正
理故此已於前善為通訖由此所有
時處定心外境非有不應致難心帶
相生何不合理又向所說應言惑乱
為定解者許離識外無定時處曾無
非假遂令簡彼安能别言望所餘事
斯為應理然許如斯色類咸非外境
何須非處令安能别為出其過尒者
於彼夢中實亦无其處時決定相狀
在心由何得知如有頌言
若眠於夜裏 見日北方生 叅差夢時處
如何有定心
此但不委前後所述朋黨旨趣空愛
巧詞由於時處不許但言唯於此處
故不應詰處時決定於他所許不相
應故如前已述復有立言夢心有境
是其念故准知處等是其決定此即

緣彼曾境起故於其夢中多有所見設在空中見其流水或於大海都大火然此亦是其昔時曾見若水若空或炎或海各於別處觀斷事物夢中起念為一處解執為空河若不念者應許生盲憶青等故若不許此於其夢中是憶念者生盲之人應憶青等凡為憶念是曾受故此輩於青不能生想應成道理又復夢中自觀斬首此亦是念合其餘事而有功能如向陳說或中有位親見自身被他所截觀彼前身作自心解曾受而捨今時尚憶此固無違豈不如先所經之物名為憶念彼便夢中生其異見非同昔時所觀之物非不定故非唯一向曾所領事生憶念耶即如多年曾所學業所有書跡後起憶時或倒次第或復增言或於其文而有忘失若念此之憶念便成非有憶念之境遂是空无非餘實物別事相屬於其決定實事想心而為施設如於馬首曾不覩角然於憶時見其境事如曾領受為自解相於其念處生其異解不緣

外境然於夢中見馬有角如牛角者
准此應知於寤所見遂在夢中起顛
倒想成立空河生其憶念此亦如是
縱有非倒之見於彼夢內相續識中
而生其執所見之相固非識外是故
當知夢中憶念有真實境道理不成
然復夢者所見之事如在目前觀江
山等然非寤時所有憶念能得如斯
分明顯著既无異相何意不同於其
夢內被睡乱心所生憶念於境分明
見在目前然非於夢覺寤之後平善
心中得有斯見由如是故而於夢中
分明顯現彼此決斷猶如覺時見境
明白准彼夢心所見之物非關憶念
先於夢中曾見有物後時夢內憶前
夢事然斯夢憶如彼覺人雖念其境
狀似障隔處遥遠時不能顯著觀其
色等又如所言生盲之類於其夢中
无所覩見雖有巧詞理應不成此亦
隨其自種功能至成就位遂於心上
夢觀青等然此未曾而作計會如餘
流類雖夢青等遂令言說啓發无由
又夢所見多是今生不曾經事而現

在前是故夢心不関憶念縱令是念
緣過境故此則成立念境空無過去
未来非現在故猶如非有據實事故
此中意言其能緣覺境雖非有然而
時處決定可得故知所許以境為先
方能見者未能於我作無利事有餘
復言由夢障心有力用故於其別事
覺時生起識體清淨无导現前猶如
定者三摩地力清淨光明觀无导故
如於小室夢覩為群及覩諸餘廣大
之物又夢見自身於別界趣等在彼
託生然不能言於彼餘體非執受身
為我身解如非夢時受用之體然非
不捨此趣之身更執餘處得有斯理
復非此時有其生死便成見有二屍
之過
又復縱許有其生死然於重生有其
違害後時覺寤其舊體曾无毫釐虧
損處又於臥時傍人不曾見身有異
然此漸頓於受生時有相違失由此
應知但唯是識於彼熏習功能現時
即便觀見種種相貌分明在心斯為
應理又復縱於平田廣石藤蔓虛懸

寢卧於斯觀大境此亦非色无質㝵
故猶如受等又此所許於地水等是
其色性體應質㝵若不許者失對礙
性復非無表有不定過由斯與彼道
理同故此之夢心有何奇異營大功
業不假外形而能巧利攡茲壯麗或
見崇墉九仞飛甍十丈碧絛䕨蘼紅
花璀璨匠人極思亦未能雕若言於
他同斯難者彼无此過不假外色功
力起故但由種熟仗識為緣即於此
時意識便現又未曾見有經論說於
彼夢中生其別色是故定知畏難巧
說於已所宗盖其穴隟縱為方便終
亦不能令其夢中有別色起是故理
善成處時定如夢
身不定如鬼者實是清河无外異境
然諸餓鬼悉皆同見膿滿而流非唯
一覩然於此處實无片許膿血可得
何容得有溢岸而流雖無實境決定
屬一理定不成此即應知觀色等心
雖無外境不決定性於身非有遮却
境無即彼成立有境之因有不定過
於无境處亦有多身共觀不定如何

實无膿流之事而諸餓鬼不別觀之由其同業咸於此位俱見膿流慳恡業熟同見此苦由昔同業各熏自體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斯事實無外境為思益故准其道理仁亦於斯共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之時便無別相色等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豈非許此同一趣生然非決定彼情同業由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異類見成非等故知斯類與彼不同彼亦不由外境力故生色等境然諸餓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由業異相所見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團融煮迸潰或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雖同人趣薄福之人金帶現時見為鐵鏁赫熱難近或見是虵吐其毒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若如是類無別見性由其皆有同類之業然由彼類有同分業生同分趣復有別業各別而見此二功能隨其力故令彼諸人有同異見彼以此義亦答餘言

有說別趣有情鬼傍生等應非一處
有不別見由別作業異熟性故此雖
成趣業有差別同觀之業還有不異
即諸有情自相續中有其別異業種
隨故彼任其緣各得生起
有餘復言諸餓鬼等同見事時非无
外境由此器界是諸有情共增上業
之所生故要假現有河水澄流方於
此處見膿流等由其薄福慳貪垢故
遂見如此不可愛事若其彼類不見
水者即諸有情同增上力感得共果
理便闕失故知此類有其實境膿血
等識要假其事此方有故如於相續
身邪倒執執為我解由无別事同見
膿等是故不定屬一身生者此由不
能善了所緣故有斯見要待心心所
了前境相故說為所緣然非餓鬼見
其流水如何不見得作所緣若以別
相即於水處覩膿流者何處得有如
斯定判觀其本水然於水相曾無片
許為所觀察但覩其相而為境界有
說由似相狀識許此名為境膿血之
識无彼相故方知不緣水等為境猶

如軍覺亦非為因成所緣性有大過
失前已申述然此外境於所緣心曾
無恩益若但為因亦大過失前已説
故又如所言由共相業之所感故必須
見者此亦不然未生失眼及以遠方
不能觀故生无色者亦應得見若言
非彼業力生者轉向餘生亦應不見
若言後時是所須者我亦同然如無
色界趣餘生時非無益故然於餓鬼
理亦同然又復緣我所生邪見即如
次前所引道理不緣色等有為之事
不緣彼相故如無為覺是故定知自
不曉了必不令他能為解悟然諸論
文極分明故如有頌云

縱使河流鬼不見　設有所見別為形
明知彼皆由故業　業障瞳人壞明睛

境雖非有由業過故而令眼見體是
現有而不能見斯即自許故所見物
便有別形由此應知實無膿血便有
妄見有餘復言然諸餓鬼由其非愛
惡業力故遂令其眼見如是相雖同
一時餘有福類所不見物此遂諦觀
可猒之境由此故知諸餓鬼心緣其

實境令應闇彼為由眼根作斯妄見
雖無前境見非愛事為當前境實有
斯事眼識依此生了别耶初且非理
許不愛境無妄心成故若言此見由
想差别實不相違前境空无是所許
故其第二計如何彼境能現此形若
言由其惡業生者如何一處衆多同
類得共居耶不許㝵物此得共餘同
一處故如石與瓦許有同居故知膿
水體是别方令同處見是其應理質
㝵性故猶如樂等成非㝵性若言膿
等是質㝵性不應一處可見如石由
此故知一處見者與理相違若言聚
物多有間隟於彼空處共相涉入多
者睒餘設令相似不可别見猶如水
乳遍皆合故又極堅硬金剛石等火
分入中是相違故又復定者業力眼
藥所發眼根決定能觀前境之事遠
近麁細不論可意及不可意隨其力
用悉能見之應有識說由此不能作
如是說於彼隟中更相涉入雖在一
處除可念水見非愛膿此則許有外
境實事餘人所觀曾无縁㝵及其覩

水應見餘形鬼亦同然俱瞻於水如
羙香油咸皆共覩若言雖彼无別因
緣但由其業不能於境水膿俱見斯
因是其整違共許非理愛膿然仗自
識一類同業自種熟時隨緣現前起
諸相貌斯之妙理何不信耶又復更
有諸防護者容像可畏懾膽摧心拔
利刀執羂索見便駈逐不令得近縱
使此時遭其巨難亦不能得强作分
疎言此生類由彼惡業為勝緣故雖
復先無忽然而有此即便成扶助唯
識共立真宗由此道理識所現相固
无違害如是應知不定屬身雖無外
境在識成就
如夢有損用雖无外境理亦得成由
於夢內男女兩交各以自根更互相
觸雖无外境觸而有作用成現流不
淨但是識相自與合會為其動作此
既如是於餘亦然惡毒刀兵霜雹傷
害雖無外境但依其識有毒刀等何
理不成此作用事既無外境成共許
故寧容得有宗之過耶彼定不能成
作用者此亦於其相離之處差別之

丁代

觸於識分上現斯相狀便於自宗有
不定過然唯於識精流事成復有說
去憶如斯位諸有生類於一切時不
見有故然此所述不能成因有不定
過覺情於事作用亦成流泄之因於
識轉故又復彼定不成作用之因為
當但攝摠相之識言不能成為識差
別此之初見即無同喻由此所云識
能為用其增上識亦能生故若第二
計其識能為所有作用便與不能成
事之因有不定過若尒何處得有如
斯定事同無有境或時有緣能為事
用非一切耶功能別故由彼諸緣功
能各異隨其功能而為作用又復與
汝執外境師其理相似境既同有何
不諸事一切時成是故應許於別別
事各有功能作用之時呈其異相此
即便同唯識者見
有餘復言理實不由觸著女形能生
不淨覺時亦尒然由極重染愛現前
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夢有等無
間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
以此為因便見流泄如於夢中雖无

實境能流不淨服毒嚴食觸女形等
身體煩疼根充足力生男女等於其
夢中事應成有是故定知如於夢泄
無境有用覺之如是雖用无境非為
應理雖無其境識用成者若於覺時
縱境非有許是唯識作用得成此即
豈非善符唯識无境論者有何不愛
若言别有如斯意趣諸有觸等咸仗
外事方成作用但唯有識理不能成
如栴檀木磨作香泥用塗身體能除
熱悶使得清涼然此流泄但依識生
此還於理未為的當依觸等境而有
作用非所許故由非不許有外觸者
而欲令他依斯觸事作用起故由此
不應與他作用便成非有之過也由其
成立唯有識者但是事物所有作用
差别皆從識處生故於此作可作如
斯難既无外境如何離識能有作用
而成事耶既有此徵便申雅喻由如
夢內損害事成此於唯識能有作用
並已如前頌具申述若尒夢飡毒等
應成身病此亦由其唯識有用猶如
於境而有定屬還將後荅用杜先疑

或復有時見其毒等雖无實境而有
作用由見不被虵之所螫然有疑毒
能令悶絶流汗心迷若遭虵螫亦於
夢中由呪天等增上力故遂令飽食
氣力充强又復聞乎為求子息事隱
牀人夢見有人共為交集便得其子
如何得知於彼夢内被毒等傷是為
非有睡覺之後不覩見故今此所論
還同彼類於現覺時將為實事見毒
藥等執為非謬真智覺時便不見故
同彼夢中體非是實然於夢中許實
色者彼亦獲斯非所愛事毒等果用
便成實有若言无者但有毒相毒等
用無此云毒狀便成違害許毒相等
固成无益於其識上藥體無故是故
定知實無外境但於覺心生其作用
猶如於夢覺亦同然斯乃真成稱契
道理上来且隨如所說事將別夢喻
及別鬼等如彼所陳四種之難各為
喻訖今更復以捺洛迦喻荅彼諸難
其事善成由極惡情極惡卒等有定
處時不定皆見咸不離識而有別形
并狗烏等所生㨾害猛利之苦隨擿

拷事至受罪終可將斯喻隨言難詰
凡諸釋咎如上應思
復次理實无有極悪卒等如所說事
有定不定因何得生然亦於彼起作
用心生此之因當時有用獲得生故
即此所觀衆多相異假藉功能並由
內心相續隨轉業力差別而為正因
復更假於取等順緣共相助故隨事
而起見等轉成異熟等果悉皆顯現
由此雖无實有獄卒然於彼中要藉
相似自造悪業增上力故共於此中
見處定等亦復於彼生作用心此等
即是於彼色等非外實有顯從識生
為明此義作斯成立然由不待離識
之境是能遍故出相違過若觸等境
是色自性即是所立若言但是實事
定執謂立已成由將出彼過失之言
為方便故應知即是顯已自宗成立
之相於中所立隨順之因以夢等識
為其喻故即此執言顯如斯義決定
處時所有事體當情顯現諸相貌
故如於夢內遍昧其心既夢覺後分
明之想覩色等時實亦不緣非識之

色未必要須色等境現然由同業異
熟所感共受用時於自相續不定屬
一而生起故猶如飢渴諸餓鬼輩有
同惡業見膿河等或復如於極惡之
處皆見猛卒於此宜應兩皆成立如現
見境有其作用而顯現故如於夢中
但唯識相見與女人為交涉事如獄
卒等皆共覩其苦害之事並可述之
豈非要須極惡卒等成非有已方可
將為能立之事此既不成便成無有
同喻之過固无如是便成之失由斯
等物亦復將為有情猶如无說離於
執受非受事故然此亦非是執受事
猶如瓦木亦如鐵封由其不是有情
數故有何意故不許獄卒及狗烏等
是有情數然此同見有情形勢及有
動搖亦不假藉外緣力故如餘薩埵
若尒斯乃便為諸因不成此難非理
諸那洛迦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那
洛迦先罪惡業為任持者作搖動故
如木影舞同衆生相
復由彼定不是有情於五趣中所不
攝故猶如木石由此故知彼定不應

同惡生類如餘惡生生於此處同受
於此所有共苦然彼不受此之苦故
彼趣有情所有共苦不同受故如持
鵄等非那洛迦而諸惡生同受斯苦
由彼共業俱生此處若異此者生尚
難得況受害耶雖有斯理其獄卒等
不受彼苦不是共成此非正說彼生
不受同害苦故由非能害者還如彼
害生一種燋然同受於苦若也轉計
道為更互共相害惱故許彼生有時
受苦此亦非理由其展轉相害之時
此是那洛迦此是波羅者此之行伍
便為亡失以其能害可有作用為緣
由故說為獄卒如一既尒餘亦應然
此則兩皆成獄卒性即那洛迦體性
不離遂成乖失由此非是獄卒性故
如三十三天意欲顯說其那洛迦非
被害者若許更互為害理齊彼此
相陵知已有力形量壯等更互相欺
不應生怖設令見彼極大形軀忖已
驍勇便生勝想如是知已寧容有怖
豈如那洛迦見於獄卒等何況形量
氣力不殊見彼之時令興怯念又復

倶為獄典形量是同身力既齊此无
强弱理應別有形量不等勇健塚列
見便生怖如是計時那洛迦類正受
苦時見彼卒来便生大怖憂火内發
胷臆全燒相續苦生形骸戰越惡業
生類受如斯惱縱令善巧明智之徒
亦復未能摠知其事此之階位理固
相違由於世間亦見斯事有生惡意
懐鴟毒心欲害於他令生怯畏雖即
在於極重可畏怖懼之處被拘頚時
不同怯者生其怖畏然而彼類懐堅
硬心多見有故彼那洛迦受苦之類
多懐恐怖身若鎔銷故此那洛迦非
為能害者由如屠所繫柱之獸然此
是彼生怖因故非受彼苦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